



瀋陽各界對七五慘案極注意

## 解決辦法三前提必須做到

【本市訊】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血案聯合會代表週內再向地方最高當局提出解決「七五」血案善後的三項提議：（一）立即無條件釋放囚「七五」以來所有被捕同學，改善在醫院集中治療，改善在醫院集中監獄的待遇；（二）政府指定若干醫院，爲東北來平同學免費醫治，證明地方當局無力解決問題。

# 解决七五善後辦法

團體將聯合提出

【本市訊】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血案聯合會及東北學生慰問團，決定在日內聯合作東北民衆代表慰問團向地方當局做一最後考驗的提議，以探測地方當局對於解決「七五」血案的誠意。該項提議可能以「抗聯」提出的善後三前提爲主。

首次物資分配已完畢

【本市訊】抗聯「勸募委員會」於二十二日發出「特別勸募」工作，捐冊已於二十二日發出，由東北、華北同學分別向親友勸募，最低捐額為百萬元。又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二日，該會將舉辦義演三次，第一次由「劇聯」演出，第二次由「歌聯」、「舞聯」及東北同學最近成立的歌詠團體演出，最後一次，由東北同學所組成的劇團演出。

【本市訊】「抗聯」勸募委員會昨募得物錢，首次分配已在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舉行給同學。

大學。惟據東北國立各院校同學表示，因為他們既然已經領有公費，所以願意放棄這個權利，把所有「抗聯」募來的物資，轉讓給臨中和私大的受難同學。

「勸委會」分配募得物資的四原則如下：

- (一) 需要多的多分，需要少的少分；
- (二) 人多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
- (三) 衣物金錢，分別處理；
- (四) 由勸募委員會直接發給同學。

# 大多生病

## 同健學可

【本市訊】北大醫學院附設的醫療處最近發表對東北同學服務工作的情况稱：「本醫療隊共照顧東北同學七十二單位，包括大同學七千五百二十五人。各隊出診前後八十次，治療同學約一千一百餘人。其中主要疾病為：營養不良症百分之四十六，皮膚病百分之二十八，消化系統病，百分之十五，其它百分之十一。」

憲警衝入雲大南菁

被圍同學頗有傷亡

# 整頓自己隊伍

**東北同學掃除敗類  
蘑菇團員多人被捕**

【本市訊】在東北流亡來平學生中，最近發生了一件少數份子破壞同學會的事。這一奇特人物以學正積極剷除他們。

武力為背景，在中欺詐、搶奪、強暴，無惡不做。東北同學某單位夜盲症患者竟達百分之七十。

北大醫療隊共分五個小隊，每隊有二十至三十五個同學，命等當然更設不到。

根據醫務發表：東北同學某單位夜盲症患者竟達百分之七十。

東北同學擄隊見獲  
蘑菇團員多人被捕

患者竟達百分之七十。

北大醫療隊共分五個小隊，每隊有二十至三十五個同學。這一批特殊人物以

「本市訊」在東北「武力」爲背景，在同流亡來平學生中，最中欺詐，搶奪，強盜發生了一件少數破壞同學信譽的事。學正積極剷除他們以整頓自己的隊伍。

朋友們：伸出手，讓我們大

響應「特別勸募」

動

歡送慰問團

現在，兩個五天已過去了，然而我們看到的又是些什麼呢？最大原因，根據北大醫學院不良！是：每人每天一萬元茶金，請問十天了，在這「責任」還在「調下文」的時候，一方面我們還要「去」一方面，我們應該以人民的「解決東北同學的生活問題。」

東北學生慰問團一行八人，匆匆的來，又匆匆的走了。今天的中國，好像被隔成了塊塊的世界，交通是這樣的不方便，消息是這樣的被閉塞，人民與人民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已被弄得有很大的隔閡。

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東北同學不了解七五慘案的真相，豈不正如我們今天不知道邱明血案的詳情一樣？慰問團之來，解決了這個問題的一部分，至少，年青而熱血的良心，可以將七五慘案前後，公告於東北父老兄弟姊妹們之前。

讓我們為東北學生慰問團發行：再見！再見！

# 撒銷特種刑庭

登樓逮捕同學。集中在雲大，南菁的同學，爲自衛起見，將碎石及石炭運至所住樓上。憲警衝入兩校後，同學曾在樓上抵抗，因無法防禦武裝憲警，乃被衝入很多同學受傷，大部同學被迫離開，集中於指定地點。除一部份年紀小的同學

華北十二院校自治會  
再呈文向立法院請願

〔本市訊〕北大、清華、南開、師院、北洋、鐵院、唐山交大、燕京、中法、朝陽、華北學院等十二院校自治會二十一日再呈文立法院請願，要求撤銷特種刑事法庭。

該請願書最後說：「我們鄭重聲明，我們根本不承認所謂特種刑事法庭，對於任何判決，絕不予以接受。」

華北十二院校自治會

再呈文向立法院請願

【本市訊】北大、清華、南開、師範、北洋、鐵道、唐山交大、燕京、中法、朝陽、華北學院等十二院校自治會二十一日再呈文立法院請願，要求撤銷特種刑事法庭。

該請願書最後說：「我們鄭重聲明，我們根本不承認所謂特種刑事法庭，對其任何判決，絕不予接受。」





新六十六期

生：（一）嚴然先  
到：（二）稿已收  
請：（三）通候用  
當：（四）談處，  
先生：（五）馬鳴  
訊：（六）諸位作  
者：（七）請多寫  
實：（八）本期的  
如：（九）在的  
類：（十）的。鐵證這

鐵證

馬鳴風

[illegible]

額頭上，背脊上，都流着大汗。他厭惡地拉着眼睛裏的水，全身抖顫着。當他正脫下褲帶，給他哥哥細紮時，忽然大公館門口一個麻臉軍官奔上來了；他扭動着一臉麻子，指着那方才的士兵罵道：

「媽的：你是死人！眼前的事也看不見呀？」

士兵張皇的看了一眼軍官，連忙就又向孩子舉起了槍。

「開槍呀，你媽的！」

大學生們像瘋子一樣，已經創傷似的，一古腦爬起來抱着他弟弟哭叫。

「輪下，不准動！」軍官揮着拳頭。惡狠狠的向大學生命令着。

「天哪！你死得好冤呵……」但大學生只抱着他弟弟痛哭，好像沒聽見麻臉軍官的命令。

「暴徒，今天你也沒眼淚了嗎？」麻臉軍官斜眼睨笑着，一字一頓的說。

「長官！」大學生

這夥不明不白的死在  
自己同胞的槍彈下面  
！長官，請你們想  
想吧；你們吃的是什  
麼，吃老百姓的血，  
還要老百姓的命。總  
有點不安心吧？這種  
沒有成年的孩子，他  
同你們有什麼大仇？  
你們對他這樣殘虐？  
……咳嗽！他扭動  
着身子和嘴巴，感到  
腹部的劇痛，他歪頭  
看了一眼他弟弟給他  
包紮上的那件染着鮮  
血的背心，却又憤怒  
的抬起頭來，仰面向  
軍官說道：「長官！  
頭向北驚望，只見一  
輛坦克上跳下一個將  
軍來，口裏叫着：  
「不許暴徒們有半  
個人移動！不許暴徒  
們有半個人移動！」  
此時該軍官聽了大  
學里一場悲憤的傾  
訴，目瞠眼前凄慘的  
情狀，殺人的樂趣，  
本來已逐漸消失了；  
經這位將軍猛力一叫  
，又才恍然明白自己  
的任務，而且感到自  
己的任務，——的確，  
這是够令人快意的；  
平常在戰場上殺人，

忙俯身下去，緊握著孩子，兩隻腳脛；一面還不時驚懼的斜眼看著軍官的神色。

這時街北又零零星星的響起了槍聲，學生們在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士兵不禁停止了動作，木偶般的向北面的機槍，坦克和林立的軍警望了望。

「望什麼？混蛋！」麻臉軍官馬上在士兵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兩行白楊，在強烈的日光下颯颯的抖戰，如爲死者唱著輓歌。

雲時那兩兄弟的屍體便給士兵拖上卡車去了。消息傳到某個破爛的收容所的地方時，一個白髮蓬鬆，病倒在床上的老嫗，授續續的嘆道：

「也好！我平生精力大半都在課堂上丟給空氣了！願他們的血能教育更多的人！給是非黑白作一個鐵證！」

士兵默默地掉轉頭，把指向孩子的槍口，移朝天土去了。

於是，孩子開始給他哥哥包紮創傷。由於對醫學常識的缺乏，他簡直不知道怎麼辦：背心短得很，腰細又結不起來，平放又不生作用，血儘在流，背心上和手上都沾紅了，每一觸到傷口，他哥哥的牙齒就咬得咯咯的。天上的太陽。像烈火般的燒着他們，孩子的

！」麻臉軍官跑上來，猛力在士兵頭上打了一拳。機械似的，就好像被人開動了什麼機關似的，習慣的將扳機一勾，「轟」，孩子的頭蓋就輪掀開了，他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麼事情，只見孩子兩手向頭上一伸，就在他哥哥的大腿上橫仆過去，再沒動彈，腦漿血雨點般的向四面飛射。他皺了一下眉頭。

「弟弟！」慘白的大學生方佛云記了自

立時表示反對了：「你這樣殺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認錯我是棄徒，我們是善良的學生呀！」他抖着蒼白的嘴唇，喘了一陣。

麻瘋軍官老虎般的對他陰視着。

「十幾年來，」他繼續道：「我們受盡了敵人的蹂躪，好容易掙扎出這條性命，逃離到此地來，滿以為今後總可以做一個自由的人民，不受欺了呵，誰知道今天却也有這窮妹妹吧？你也有這窮妹妹吧？假若他們也受到過長期的敵人蹂躪，也跋涉過千山萬水，通過了彈雨槍林，而最後到達後方，竟被自己人所殺，你對那搶殺他們的槍手，作何感想？假若不幸當這革命去搶殺他們的真正是你自己，你又怎麼辦？」……

大學生的話，給新開來的幾輛坦克的「隆隆」聲震斷了，一時驚上的情勢又特別緊張起來，大家都掉

總是拿自己性命去拚；而這次卻像在砧板上切肉似的，只有你切他，他永不會回敬你，世界上的事，還有比這更便宜的嗎？

他連忙躍武揚威的對旁邊的那個士兵問道：

「媽的，你還站著做夢嗎？把他拖上卡車去呀！」他指着孩子的屍體。

士兵早經麻木了，軍官一連吼了好幾聲，他才猛然從死變夢中醒來，驚慌地睜大眼睛，滿臉血跡。洗着憤怒

「不行！不行！——首領們也想吃掉嗎？」大學生緊緊的用胸脯壓在他弟弟身上，士兵僵住也不能動彈。

「用力！」軍官一面向士兵命令着，一面鼓着氣，漲紅了臉，臉麻子，一脚向大學生小腹的傷口踢去。

「哎喲！」大學生大叫一聲，從他弟弟身上翻滾下去，再沒氣息了。附近的學生都斜眼看着這殘酷的滿臉血跡。洗着憤怒

評介

讀「中國新詩」  
後記

馬其

頭看見他哥哥那可怕的傷口，一時忍不住了；但這笑聲很快就已止住，他緊咬著嘴唇，憤怒的在地上坐起，仇恨的火焰在他幼小的眼睛裏燃燒著，他把扯下了他的背心。

「別動，動，我說槍斃你！」當孩子抖了一下背上的塵土，正要給他哥哥每架時，一個武裝的閃光跑到他面前來了。閃光的刺刀在烈日下向孩子的胸脯晃耀著。

「啊，同志！」孩子爲了他哥哥的性命，委屈的在士兵腳邊跪下了，他指着他哥

「啊，同志！雖然上面有命令，請你也通融一下吧！」孩子扯著手裏的背心，悲傷的哭了。

「別儘哀求他！死算得什麼——」孩子的哥哥撕裂著慘白的嘴唇，這樣咆哮著。

「啊，同志！」但孩子立刻打斷了他哥哥的聲音，繼續向士兵哀求著：

「我兄弟，你家裡有父母兄弟吧？我們是學生，罷課罷課難險阻，好不容易才逃到了此地。逃難是爲逃生，不是送死呀！我們徒步幾千哩，媽媽累死了，小妹

讀完了「中國新詩」第一集，時間與旗」，使我非常失望，因為它裡面有些詩篇太深沉，太費解了！除部分詩篇外，不論在格式上，在內容的晦澀上，在技巧上，無疑地，我們的詩人都是受了西洋近代詩人的影響。如像穆旦詩裡所用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和詩人的「哲學」氣氛，如「永恆」和「短暫」一類的觀念，也許詩人是在用自己已經熟了的聯想罷，如在「手」一篇中：「它拿着公文皮包或者按一下門鈴，十個國王都由五指的掌推出，但是我作讀者的，將如何去了解呢？我們決不否認唐斯先生有他的才華和智慧，不過讀着「時與旗」，我們就容易想到Eliot的Burnt Norton，固然，我們知道唐斯先生至少比Eliot進步，因為他「辯証地組織」了他的詩篇，他對時間的觀念決不是Intuition，更不是機械的看作Still Point，而是辯證的，矛盾而統一

的時間觀念。如像，  
過去的時分間留在  
這裏，這裏，  
不完全是在過去，  
現在也在內膨脹，  
又常是將來，包  
容了一切  
無論歡樂與分裂  
陰謀和求援  
可卑的政權，無  
數個良心却在受  
它的宣判  
但是，無庸諱言，  
風格和技巧，甚至  
有些材料，都取之於  
模倣之於 Eliot 的，  
如：  
爲了要通過必須  
到達的  
那裏……

一方面我們的詩人  
們在做着「嚴肅的工  
作」，承認一切「聲  
譽歸於人民」，但一  
方面詩人們的詩不但  
不爲人民所能了解  
而且智識份子也難看  
懂。如果說我們的詩  
人們是像 LAWRENCE  
，「爲我而藝術」  
Art For my sake  
，或像 Pound 不要聽  
者的話，倒還可以用  
得過去，但是我們的  
詩人們都是自稱「擁  
抱歷史的生活，在偉  
大的歷史光輝裡奉獻  
我們渺小的工作」  
（見序），而且更承認

是這樣的軟弱而無力，難道時代的聲音，是「玄妙」的，抽象不易懂的，隱晦的嗎？但是事實又不然，這時代的聲音却有雷鳴，有如洪鍾，它壓倒了無恥的喧嘩，而且使統治者戰抖而退縮啊！

穿上西洋服飾，絕不是對的事，只有因為穿洋服，而視高人一等，或在內容材料的選擇和處理，技巧的安排都求洋化，而且求並不怎麼樣的洋化，才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因為西洋的

英國現今所謂的派牛津三詩人中的源（Doct-rine element）作史彭德（Spender）已經在最近現身靠，為時代所淘汰成了資本家的傳聲了！這就是「技巧」者和「象徵派」結局。前事可鑒，為一個忠實的讀者我希望我們的「聯三詩人」，不要重此覆轍。（因為讀穆旦的甘地，使我得不有此聯想，請原諒。）

既然如同詩人們說：「人的存在只

左破者投高論，大作陷大。到原不所因。

爾美夫人的話：「詩的根不是技巧，而是生活」，是值得我們記住的。

只要我們承認詩是「爲我而藝術」的話，我覺得我們詩人們目前的工作並不怎麼「嚴肅」的，而且也不是在爲「詩找尋一條真正的道路」。

最後，我承認全篇中，杭蘇約刺諷詩是值得重視的，在作爲一種較高諷刺的詩上看，再者他沒有染上舶來的毛病，讀了以後，似乎還可算得了一些東西。

緊接地連續在



評介  
讀「中國新  
後記

新詩」

馬其

這一段和我  
的話，徘徊在  
無數個人的  
腦際，驚動那些  
公園中  
垂垂的花球……

是「人民生活的一員」，呼喚並響應時代的「聲音」啊！

那末，請問我們詩人們奉獻的對象是誰呢？難道時代的聲音能的「嗎？」

新鮮潑辣，有人  
××潛伏租界！  
一個新的生命的  
驅壳，！希望  
而清華自己，  
圍牆就正像團結

和親王，全家生活，就只指望我哥哥一人，如今，他……嘿……嘿……」孩子……嘿……」孩子的話給淚水梗塞住了。他絕望地扭扭着他自己頭髮。

「開槍呀，你媽的……」

士兵張皇的看了一下軍官，連忙就向孩子舉起了槍。

「開槍呀，你媽的……」

「暴徒，今天你也有眼淚了嗎？」麻險軍官斜眼冷笑著，一字一頓的說。

「長官！」大學生

腹部的劇痛，他歪頭看了一眼他弟弟給他的包紮上的那件染滿鮮血的背心，卻又憤怒的抬起頭來，仰面向軍官說道：「長官！

經這位將軍猛力一叫，又才恍然明白自己的任務，而且感到快意起來。——的確，這是够令人快意的：平常在戰場上殺人，

「望什麼？混蛋」  
「麻險軍官馬上上兵的屁股上踢了脚。」

「也好！我平生精力大半都在課堂上交給空氣了！願他們的血能教育更多的人，給是非黑白作一個鐵證！」

學校里的功課多至五百人，但家都覺得這句話學習範圍已經濶了。因此兩年來，和美好的風物環

立時出動把犯了的學生  
罰，一面宣佈全市戒嚴  
了，楊也在颶風發抖。  
妹吃不下樹葉，餓死  
了，爸爸現在也病倒  
床上，在這裏，我們  
沒一個可投靠的朋友  
脫下褲帶，給他哥哥  
綑紮時，忽然公公  
館門口一個麻臉軍官  
奔上來了；他扯動着  
一臉橫子，指著那方  
才的士兵罵道：  
「媽的！你是死人

「軍官揮着拳頭。惡狠狠的向大學生生命令着。」

「天哪！你死得好冤呵……」但大學生只抱着他弟弟痛哭，好像沒聽見麻線軍官還要老百姓的命。總有點不安心吧？這種沒有成年的孩子，他同你們有什麼大仇？你們對他這樣兇殘……哎喲！」他狂跳着身子，向門口，感到

個人移動」不許暴徒們有半個人移動！」此時麻檢軍官聽了大學生一場悲憤的傾訴，目瞠眼前的慘慘的情狀，殺人的樂趣，本來已逐漸消失了；不禁停止了動作，不聽從的司比前向機

雲時那兩兄弟的屍體便給士兵拖上卡車去了。消息傳到某個破爛的收容學生的地方時，一個白髮蓬鬆，病倒在床上的老教授斷續的嘆道：

在華清的右

些，出批  
在努  
清華  
清華  
也不  
。上

馬鳴風

叮響了，整條柏油路上  
斃了，輕重傷的簡直數  
不盡的到處有人像波浪  
出了斑斑的血跡。……

就咬得喀喀的叫。天  
上的太陽。像烈火般  
的燒着他們，孩子的  
額頭上，背上，都  
流着大汗。他厭惡地  
掐着眼睛裏的汗水，  
全身抖顫着。當他正

自由的人民，不受欺壓的啊，誰知道今天却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在自己同胞的槍彈下面！長官，請你們想想吧；你們吃的是什麼，吃老百姓的血，

「不許暴徒們有半  
斜眼看重軍官的號

都斜眼看著這殘酷的  
滿靴血跡。流著憤怒  
的眼淚——人行道上的  
兩行白楊，在強烈的  
日光下颯颯的抖戰，  
如爲死者唱著輓歌。

期 者：請多寫一  
實的在故事  
類的期雜誌這

開了，他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麼事情，只見孩子兩手向頭上一伸，就在他哥哥的大腿，橫仆過去，再滾動彈，腦漿血花雨點般的向四面飛射。他對他隱視着。

「十幾年來，」他繼續道；「我們受盡了敵人的蹂躪，好容易掙扎出這條性命，逃難到此地來，滿以為今後總可以做一個

槍殺他們的槍手，作何感想？假若不幸當時奉命去槍殺他們的，竟正是你自己，你又怎麼辦？……」

大學生的話，給新開來的幾輛坦克的「士兵早」經蘇朵的對旁邊的那個士

面鼓着氣，漲紅了滿臉麻子，一脚向大學生小腹的傷口踢去。

「哎喲！」大學生大叫一聲，從他弟弟身上翻滾下去，再沒氣息了。附近的學生

就是這樣，清華化的學習和研究人家都說，每

抗戰中的流浪，經驗是豐富寶貴華苗長大的聲色。

清華

士兵默默的掉轉頭，把指向孩子的槍口，移朝天上去了。

於是，孩子開始給他哥哥包紮創傷。由於對醫學常識的缺乏，那一寸多大的傷口

「你預設我是可以的了，但你不是認識我是蠢蛋，但你是善良的學生呀！」他抖看蒼白的嘴唇，喘了一陣。

「你也要鎗斃妹妹嗎？假若他們也受到過具期的敵人蹂躪，也跋涉過千山萬水，通過了彈雨槍林，而最後到達後方，竟被自己人所槍殺，你對那——他連忙羅武揚聲

「不行！不行！『貴州們也想吃掉嗎？』大學生緊緊的用胸脯壓在他弟弟身上，士兵儘拖也不能動彈『用力！』軍官一面向士兵命令齊聲，一面

渾靜，在東京然而從前，他說從前的校車是貴族式的優越感這誠然是可痛洗鍊，經歷了一百有全然忘記現實

# 認真的在實，實的在清華

清華有這樣的話，那應該說是一種認真，實實在在的工作精神。這種精神以前也許只見之於個人獨特的處世操守，而現在却發展成爲集體學習生活所堅持的準則。在大家共處的生活當中，誰也不能投機取巧，上體育課必須每堂練跑八百米，申請公費時必須把自己已的經濟情況說得清清楚楚。年長的教授們永遠是那麼辛勤地研究著學問，這使得同學們也不敢在學習上偷閒一下，大家必須忠於個人的生活，更必須忠於共同的集體。

每週生活。如果說有意無意地要了花樣，馬上便要嚴正地提出批評，這時「民主牆」就是同學之間的公開法庭。除了這些，戰前「大學生」的驕傲和自視清高那些習性，現在已經在努力從根除掉。代替家長式的教育和主人長輩份式的對人態度的是「清華一家」精神的培養。誰也不能無理地埋怨先生，好些教授更鄭重地說：「我們要向年青人學習一些。」高年級同學不准欺侮新來的朋友，同學也不准許隨意指揮申斥工友。有一位同學寫過：

一校

清華，在燕京的隔壁。她們現在是守望相助的好兄弟。然而從前，他們的情誼却非常疏遠，而且互相有青睞的敵意存在。就說清華，據從前的校車是路過燕京都不許「燕京人」乘坐的。舊中國知識份子的高傲，自私和民族式的優越感在兄弟之間劃下了深的鴻溝。

這誠然是可痛心的過去的幸，但是時代變了，清華也受到了這時代狂風暴雨的洗滌，經歷了一個因苦難的轉變歷程。一次又一次清華同學的坐臥流血說明了他們並沒有全然忘記現實，「一二九」時代嘹亮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敢呼喊，八年抗戰中的流浪，死亡，飢寒的煎熬大大地教育了清華人，大後方茅盾卜的生活內容和經驗是豐富寶貴的。「一二·九」時代強健英武，民主浪潮里，就已經透露出了新的清華蒼茫的景色。

就是這樣，清華變了。當學校復員歸來的時候，新的清華人在殘破校園里繼續讀文化學習和研究工作，然而表現出來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作風和氣派。

人家都說，每一個學校都有她的校風，同學之間也好像總有一種特殊的氣派。如果


 The advertisement is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the word "Victoria" is written in a large, stylized, cursive font. Below it, on the left, is a steam locomotive moving towards the right. Above the locomotiv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味美" (Tasty) and "裝大罐" (Large Canister) are written. To the right of the locomotive is a circular emblem containing a lion standing on a globe. Further to the right, the large Chinese characters "獅球牌" (Lion Ball Brand) are stacked vertically. Below the locomotive, a larger lion is shown standing on a globe. To the right of this li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糖果" (Candy) are written vertically. At the bottom, a line of text reads "天津維多利亞食品店代售" (Tianjin Victoria Food Store Agency).